

DIABLO IMMORTAL™

我們都是罪人

由 RYAN QUINN 所撰寫的短篇小說

故事

RYAN QUINN

插圖

CYNTHIA SHEPPARD

編者

CHLOE FRABONI

設計與美術監督

COREY PETERSCHMIDT

背景顧問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DAVID LOMELI, JOHN MUELLER,
RAFAL PRASZCZALEK, DAVID RODRIGUEZ,
MAC SMITH

監製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OUE-THIBODEAU,
CARLOS RENTA

特別感謝

SCOTT BURGESS, TODD CASTILLO,
QIAN LIN LIU, JESS LYTTON, JUSTIN MURRAY,
EMIL SALIM, HUNTER SCHULZ, BEN WAGNER,
MIKE YAKLIN 以及《暗黑破壞神 永生不朽》過去與現
在的團隊成員。大家的努力讓這一職業十分出色，
誠摯感謝！



©202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我們都是罪人

凱茲被帶出牢房，押上駁船時，那寂靜比身陷囹圄兩年更讓她感到困擾。沒有人推搡，吐痰，朝她扔腐爛的魚或破口大罵。戴寬邊鋸鱗頭盔的守衛們緩緩將她帶上濕滑的木板，各一手按著她的雙肩，力道如同綿綿細雨般的平穩、溫柔。

與上次的情況不同，上次是她罪有應得。

這次她認為，他們有求與她。因此，這些八目鰻這次對她以禮相待，抑或是勉強裝出來的。運氣好的話，他們會允許她用雙手吃飯，而不是直接把臉埋進碗裡。

凱茲的罪贖早就應該結束了，竟然還有人在意，這讓她很是吃驚。也許控訴她的人已經死了，也許他們只是想去游泳。她說服自己，這不過風暴中短暫的平靜，不要抱有任何希望。

凱茲繞過青綠色的方帆，按照押送她的守衛的指示走向了駁船後方的長凳。

今天氣候算溫和，輕輕細雨和的麻木的面孔，但沒有下冰雹。凱茲深吸了一口冰冷刺骨的清新空氣。後方的長凳和下方的船槳處有許多身影，他們的呼吸穿過寒冷的空氣，還有人探出頭來觀望剛登上船的凱茲。這群人參差不齊，有黑有白，有高有矮，唯一相同之處是身穿隨意縫製的棕色囚衣。

他們雖然手臂被遮住，但沒有穿皮草。有些人顫抖著抱在一團，如同她當初獨自一人在家時，和鄰居相擁取暖一般。凱茲來自寒冷群島最西端的布聲島，後者是環繞佩蓋恩首都的總多小島之一。城市港口的碎木包圍著眾多小島，一旦發生了危機，那裡的居民要等浪花拍到頭上才會得知。關進牢籠之前，凱茲的家是布聲島。

其中一位粗脖豬鼻，黑髮線後移的囚犯一邊咳嗽著一邊動著喉嚨，彷彿剛剛生吞了一隻魷魚。但看到凱茲時，他停了下來，哼了一聲，搖了搖頭，然後看向守衛。

「開什麼玩笑？還有誰要我背的嗎？比如嬰兒？」

他又乾咳了幾聲。凱茲認為他是個獵人，她能想象眼前的人手持號角和長矛在波浪中捕魚，為家人維持生計的樣子。他不是什麼特別的人，多半是因為打架時被不該看見的人瞧見了，從而被抓進牢籠。

凱茲知道對方回頭看向自己時，看見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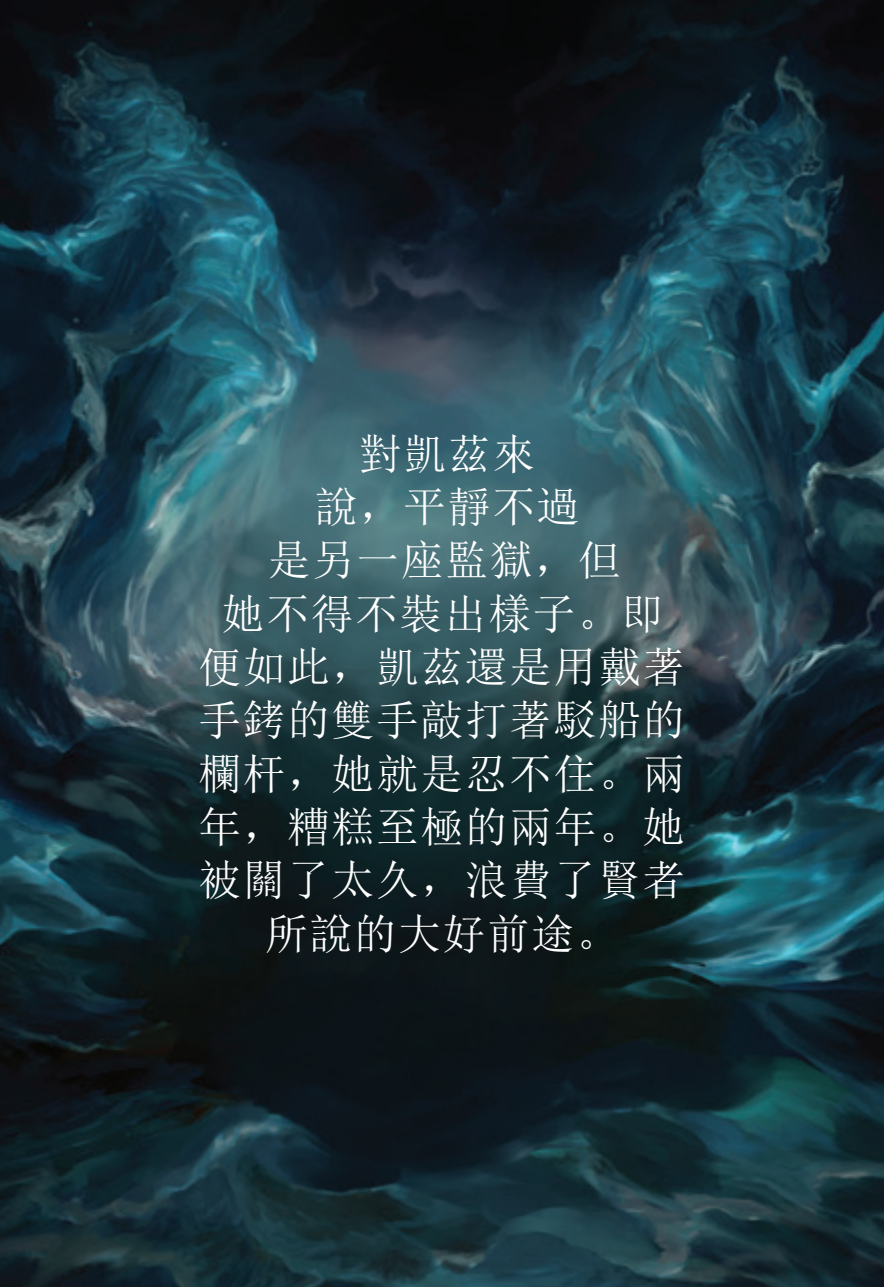
黝黑的皮膚，凌亂無比的黑髮，即使打溼了也會從兜帽中散出，隨風飄蕩。精瘦而結實，但比一般人矮。她雙手垂在兩側，雙腳指向相反方向，彷彿在準備跳躍。即使牢籠的空間狹小到令人無法站立，她的精神也沒有被擊垮。她的囚衣破舊不堪，領口和下襠似乎被老鼠啃咬過。

在寒風中，凱茲既不咳嗽，也不顫抖，渾身上下，只有她的嘴唇緊緊扭動著。她眉頭深鎖。她可以給這個粗脖子的傢伙一個教訓，將他打倒在地，讓他受到其他囚犯的嘲笑，畢竟，他是來贖罪的。

但這麼做並不能讓自己回家。

因此，她盡力回想訓練的內容。她想像自己被一群人圍著，所有人同時對她低語又大吼，都想要她自己給不了、相互矛盾的東西，如同風暴令人心煩意亂。超出她能力範圍的需求；她不得不放下的需求。她聽著他們尖叫，直到聲音變成了嗡嗡聲。

凱茲的眉頭舒展了。她放鬆雙唇，直到嘴巴變成一條直線，不流露任何情感。她的臉龐變成了一張再也平靜不過的面具。對凱茲來說，平靜不過是另一座監獄，但她不得不裝



對凱茲來
說，平靜不過
是另一座監獄，但
她不得不裝出樣子。即
便如此，凱茲還是用戴著
手銬的雙手敲打著駁船的
欄杆，她就是忍不住。兩
年，糟糕至極的兩年。她
被關了太久，浪費了賢者
所說的大好前途。

出樣子。即便如此，凱茲還是用戴著手銬的雙手敲打著駁船的欄杆，她就是忍不住。兩年，糟糕至極的兩年。她被關了太久，浪費了賢者所說的大好前途。但她沒有大聲抗辯，而是一邊敲打著欄杆，一邊聽著獵人咳嗽，直到他將視線移開。

然後，她聽見靴子踏上木板的吱嘎聲，是堅固的靴子，不是海豹皮的那種。自以為是的步伐，與其他人整齊劃一。凱茲耳邊風聲呼嘯，但船帆卻靜止不動。她的喉嚨不受控制地緊閉。

三名守衛用矛柄敲打著甲板，其中一位緩慢而莊重地說：「賢者基農。」剩下的兩名守衛依次重複，音量一致。

凱茲坐在自己的雙手上，盡力不望向守衛。

基農身著老式佩蓋恩風格的皇家服飾，肩上交叉披著一條紅紫色的羊毛披肩，由兩顆黃金權杖釦子固定著。他厚厚的長髮落在喉嚨與肩膀上，但他的鬚鬚修剪得十分整齊。

他的嘴唇看上去平靜，但嘴角向下撇著。灰色的雙眼配上緊蹙的眉頭，一臉慘樣，

一副公務員的樣子。他本人無足輕重，只因其顯赫的地位而受人尊敬。

雖然凱茲的雙手被銬著，她確信自己可以衝過去，將對方撞入水中。也許他跌落時會撞到木板，頭破血流。也許海獸在他游回船邊時就會一擁而上。

從凱茲開始訓練以來，內心深處就一直存在一個聲音，聽起來像是她和自己的老友，也像無數個她未曾命名的古老低語。而現在，那聲音嘟囔著尋求平靜。「風不可切割。」那聲音說道。「浪不可阻擋。在風暴之心尋求永恆寧靜。」

凱茲把那聲音拒於門外。聽到迷霧的低語，她根本就無法故作鎮定。

基農在長凳前踱步著。一名瘦高的囚犯，棕髮溼漉漉的，看見賢者望向自己，便將身體挺直。基農無視他，腮幫子鼓著像魚一樣，說：

「梅溫的居所是座無足輕重的小島，鮮有船隻來往，而本週整座島都被迷霧籠罩。」

凱茲知道這個地方，離布聲島半天的航程。據說自以為是、不苟言笑的古代女皇梅溫曾退隱在那裡。大部分賢者堅稱迷霧是梅溫的最後一口氣，當時她游泳離開殺人犯妹妹，到此度過餘生，以供後人拜訪，致敬。

賢者繼續說道：「大部分人都撤離了，但還是有人留下。如果留下的人復生成了惡靈，就必須令他們安息。否則，風向變化時…它們將乘風而去。」若歷史準確的話，它們會從布聲島開始，跨島屠殺所有居民。

基農一個一個念出囚犯的名字和編號。彭尼德、塞德魯克、希拉。這三個人都來自同一座島。

「加特，原籍布聲島。一年贖罪刑期，剩餘一年。」豬鼻子獵人咳了一聲作為回應。

「才一年嗎？」有人驚訝地低聲說道。

加特得意地微笑。

基農忽視他們。「帕提克，原籍布聲島。四個月贖罪刑期，剩餘一年。」基農望向眾囚犯時，只有帕提克坐直。基農踱步時，帕提克在背後向他敬禮。

「凱茲，原籍布聲島。」他用同樣的腔調說道。「兩年贖罪刑期，剩餘兩年。」

「是的。」凱茲簡短地回答。

「雖然你有失職行為，但佩蓋恩今天不看你的缺點，只看你的前途。」他的語氣聽起來很疲倦，似乎以前說過相同的話。

「你的贖罪不是孤立自己，而是重新嘗試。」他向其他人示意，但目光依舊停留在凱茲身上。「直面自己的過錯，證明自己已經脫胎換骨了。你若能在兩日內做到，我就撤銷你的刑期。只要能被接納，屆時你去哪座避難島都可以。」

兩天，然後就能回家了。凱茲深思此事。

基農為了效果，停頓了一下。「你要是失敗並苟活了下來，我會把你關回牢籠，讓你永不見天日。」

凱茲決定不攻擊他。無人下船。



旅途中，加特的咳嗽緩解了，一行人也即將抵達梅溫的居所。這艘駁船十分龐大，足夠容納賢者所有的扈從，也需要很多人手。基農下令解開了囚犯們的鐐銬，讓他們加入划槳的行列。他走出視線後，凱茲再次思考是否應當造反。奪取駁船，駛向…某處。必須是個遠離風暴，無人去過的地方。

但過了這麼多年，她意識到贖罪的好處。花兩天時間做些見不得人的勾當，然後大家就能回家了。她瞭解像動輒敬禮的帕提克這樣的人，他們絕對不會拒絕這個機會。他們是布聲島人，大部分一生都從未有過任何機會。

迷霧在他們周圍凝聚，像雪白的蜘蛛網一樣貼附在船網上。這些船網原本是用來擋雨霰，但對瀰漫的霧氣毫無用處。有人在船首附近抑揚頓挫地吹著號角。起霧時，船隻更容易撞上無聲的事物。

幾位布聲島人擠在一起，手持船槳，將駁船推向第一段行程。白天愈來愈長，駁船行進的速度也愈來愈慢，直到基農命令守衛接替島民划船。

這些布聲島人十分粗魯，但加特似乎上過戰場。凱茲走到他與帕提克談話的位置，清了清嗓子。

「賢者或守衛有說敵人的數量嗎？地形呢？他們給我們準備武器了嗎？」

加特大聲笑道：「輪到你發號施令了嗎？」

凱茲很瞭解這種人。他唯命是從，因此她好言相勸：「不，我只想確保我們能活著離開。」

雖然駁船在搖晃，但他還是穩健的站了起來。加特很高，在人群中很顯眼。他扳了扳手指，喀嚓作響，他似乎經常這麼做。

他沒有佩戴武器，表面是這樣。但他手臂很長，雙拳被束縛許久後終於得到了自由。面對對方的譏諷，凱茲試圖保持冷靜。「姑娘，我奉勸你不要對我頤指氣使。」

雖然保持冷靜沒有緩和局勢，但凱茲還是不想破壞這微薄的機會。她努力克制情緒，不顯露惱火的樣子。「我去過大漩渦。我教你怎麼做是你的榮幸。」

加特咧嘴微笑，豬臉露出瘋狂的表情，張開雙臂向凱茲靠近。他的意圖很明顯：「你嘴上說說而已。來啊，有種就動手。」就算守衛看見了二者對峙，他們似乎也沒有要介入。

凱茲不能把加特扔下駁船，那樣他會凍死。於是她起身，用拳頭指著他，另一隻手用力往回抽，準備朝對方的身體打去。加特繃緊了起來，提高警戒—凱茲一腳踢中加特的要害。

這種下三濫的招數是布聲島的「特產」，破壞力十足卻帶有熟悉感。囚犯瞬間亂成一團—瘦高的帕提克努力攔住其他人。其中幾位作勢要把凱茲扔下船，其餘的人則捧腹大笑，忘了此刻的寒風刺骨。

加特脖子上青筋暴起，但等他冷靜下來後，也同其他人一樣開懷大笑。凱茲舉起雙手，表示自己不打了。她扯著嗓門，聲音大到所有布聲島人乃至賢者的手下都能聽到，對眾人喊道：

「基農對我們緘口不言，因為他絲毫不在乎布聲島人的死活。但我在乎，而且我能帶大家回家。」

加特沉默不語，於是凱茲繼續說道：「我以布聲島的榮譽向你們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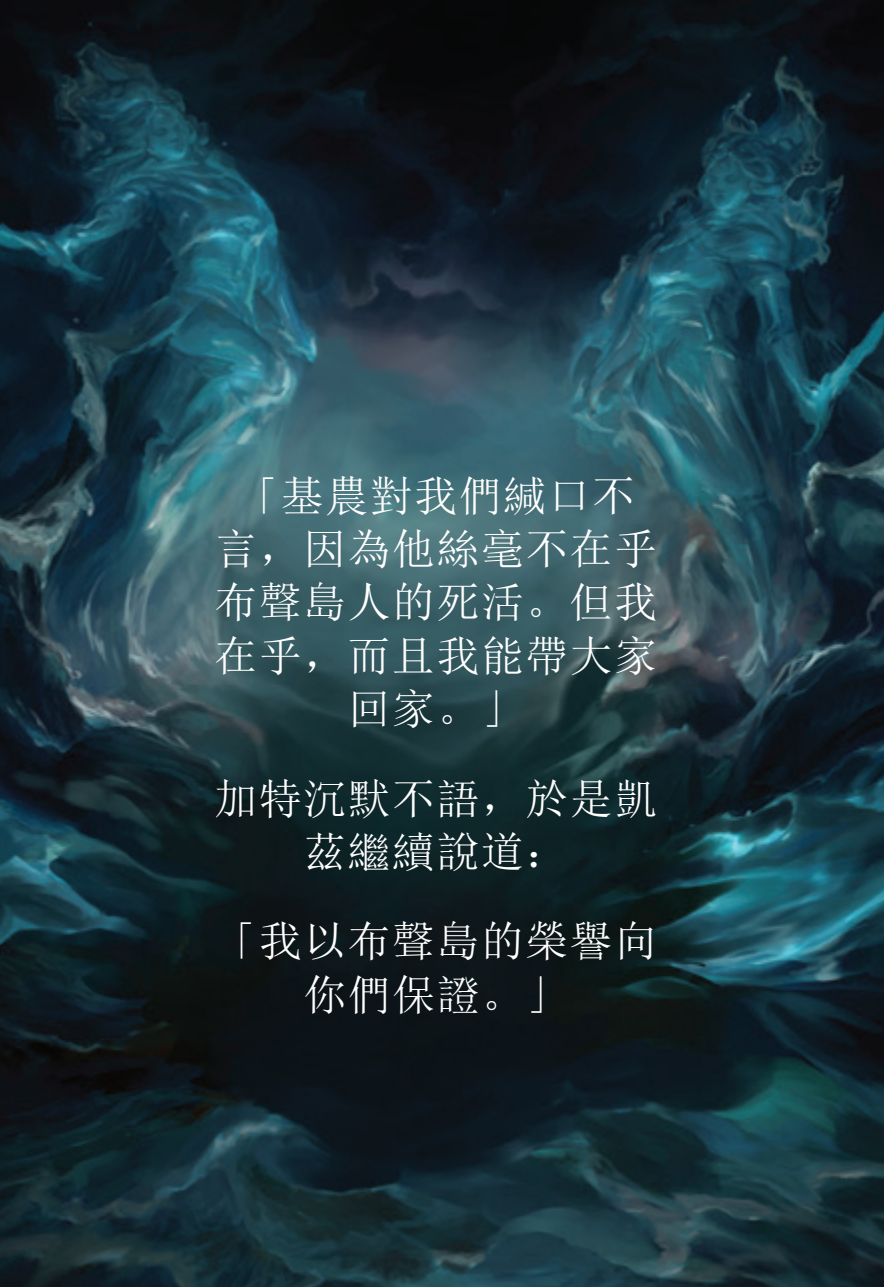
加特站在原地，向駁船外吐了口痰，然後舉起了雙手。他的笑容與之前不同。他總算願意聽她的話了。

凱茲、加特和帕提克小心翼翼地走向船頭，周圍的霧氣緩緩飄下。基農的兩位扈從站在他兩側，保護主子的安全。另一位則坐在一個大箱子上，時不時吹響號角，指引駁船通過迷霧。賢者原本緊盯著船頭，但凱茲一開口，他便立即轉了過來。

「那裡有多少人？」

基農的表情十分嚴肅。「大部分人都撤走了，只剩兩戶人家，應該不超過八個人被留下。」

按凱茲的統計，一共有六位囚犯。彭尼德、塞德魯克，希拉、帕提克、加特和凱茲自己。她向基農靠近了一步，但還是保持了一定距離，不會被守衛當作威脅。



「基農對我們緘口不言，因為他絲毫不在乎布聲島人的死活。但我在乎，而且我能帶大家回家。」

加特沉默不語，於是凱茲繼續說道：

「我以布聲島的榮譽向你們保證。」

「你的風暴使呢？」

此問題挑起了他的眉，沒想到凱茲會問出這樣的問題。

「佩蓋恩有任務需要他們。而在梅溫的居所附近，你是最接近風暴使的人選。」他直截了當地說道。

加特對此嗤之以鼻，完全沒想到凱茲質疑賢者意味著什麼。「她真的是風暴使嗎？」他面帶懷疑和一種先前未曾顯露的情緒看著她。是恐懼？還是欽佩？

凱茲開始講述她的過去，但基農立刻反唇相稽。「她當時在受訓，而現在有機會承擔梅溫的重擔是她三生有幸。」

她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訓練——她曾花上數年獨自飄過冰冷的湖泊，一次吸著好幾分鐘的迷霧。她學會了刀刃之舞，斬殺過海獸，也為指揮風浪和吸收佩蓋恩歷史的智慧付出了代價。她腦中繼承了終生無休無止的話語——成千上萬個聲音回憶著數百年的往事。

凱茲一向性如烈火，而迷霧和不斷的低語更猶如火上澆油。怪不得她的族人一向追求冷靜。

她的地位不容質疑，更別說是由他來質疑。「箱子裡有什麼東西？」

吹號角的守衛盡職地跳下箱子，將其打開。「給你們準備的長矛，和堅固的皮具。」

「還有什麼？」凱茲等待對方回答，但守衛沒有說話，於是凱茲追問道：「我的劍呢？」

基農嘆了口氣。「你不需要劍。」

看來凱茲的劍被基農收著。他把劍帶來是為了提醒凱茲她過去的失敗嗎？

對賢者懷恨是很嚴重的事情，要是大聲發怒，更是要受到責罰。凱茲絞盡腦汁，試圖找到委婉的言語來懇求對方，但脫口而出的只有苦痛。

「混帳東西，那把劍代表了我的一生。」

基農鼓起了他的魚臉頰。他舉起雙臂，他的扈從隨即向前一步。吹號角的守衛作勢要抓住凱茲，而凱茲緊握雙拳，彎曲膝蓋。

帕提克向前一步擋在二者中間，戳向凱茲的側腰。他的

意思很明顯：「只要有一個人惹麻煩，我們所有人都被會扔下船。」這是僕從的邏輯。

「賢者基農，請您聽我一言。凱茲她妄自尊大…但她代表我們所有人的贖罪。」帕提克伸出柔軟的手掌依次指向自己、凱茲、守衛、其他囚犯和賢者。「請您不要動怒。我們都是罪人。」

凱茲極為嚴惡這幾個字。這句話在是寒冷群島的陳腔濫調，無論離佩蓋恩多遠都是如此。這句話的本意是：「每個人都會犯錯。」但也可以理解為：「每個人都要為其他人的過錯負責。」這是最令人唾棄的懦弱行為——將自己的過錯怪罪在他人身上，直到罪行所剩無幾，好像不曾存在。此信條導致弱者成為領袖，無法寬恕之人得到原諒…並且有失公允。基農和賢者的罪愆被分擔到寒冷群島每個人身上，但凱茲的憤怒是她自己的問題，無論感覺有多正確都一樣。

但帕提克的一番話打動了基農，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搖了搖頭。「那你就拿去吧。」

守衛打開箱子，伸手翻找，同時基農繼續說道：「我明天日落時回來。沒拿到斬殺它的證據，就不要同我講話。每個人至少要殺死一個它，否則你們將繼續贖罪。」

在其他人的穿上皮甲的時候，一名守衛把劍遞給了凱茲。她強忍住沒有嘆氣。她記得劍齒斷裂的時候。沒人費心將其修好，但至少劍身有被精心打磨，亮得可以當鏡子。

風之刃本是珍貴之物，被風暴用來吸收狂怒的北風之力，對抗佩蓋恩的敵人。這把劍的劍柄多年未被保養——老舊，有凹痕，狀態十分糟糕，

但並非完全無用，至少對她來說不是。



一行人在一片棕岩區域最平坦的部分下了駁船，周圍漂浮著大到足以作為筏子的冰層。一片谷地將島上的山丘一分为二，那裡的迷霧最為濃厚。六名囚犯在凱茲的帶領下跋涉前行。

基農不願意同凱茲講話，因此告訴加特，他不打算在迷霧附近等待他們完成任務。他聲稱在別的地方有要事。他還要求那些不適合完成任務的囚犯在海岸上等待，以免無畏身亡並復生為迷霧惡靈，導致威脅加劇。

那些留下的人至少比較溫暖。基農給他們派發了皮草、散發惡臭的厚羊毛披風和幾袋風乾蘑菇。那一刻，賢者似乎很盼望他們能夠成功，但這並不代表他需要所有人活著回來。

他們在谷地旁停下小歇片刻，島上沒有飛鳥和昆蟲，耳中只有靴子踩上沙礫的聲音。

他們向山谷入口望去，看見白色迷霧從地面向上湧出，如同冬日裡的氣息。厚實的大塊迷霧籠罩著一行人，凱茲側步以避免直接接觸迷霧，同時敦促其他人也這麼做。她目睹過毫無經驗之人吸入過量迷霧的場景。受害者呼吸困難，如同落入刺骨的冰水中，皮膚冰涼，窒息而亡，最終復生成為惡靈。風停了，波浪拍打在石頭上的聲音也漸漸遠去，但迷霧尚存。

一行人手握長矛，各自擺著不同的姿勢。有的將矛握在身前，緊鎖手臂，有的將矛緊緊地貼在身側。凱茲對此皺了皺鼻子。也許其中有一半的人狩獵時曾經攜帶過長矛，其他人顯然毫無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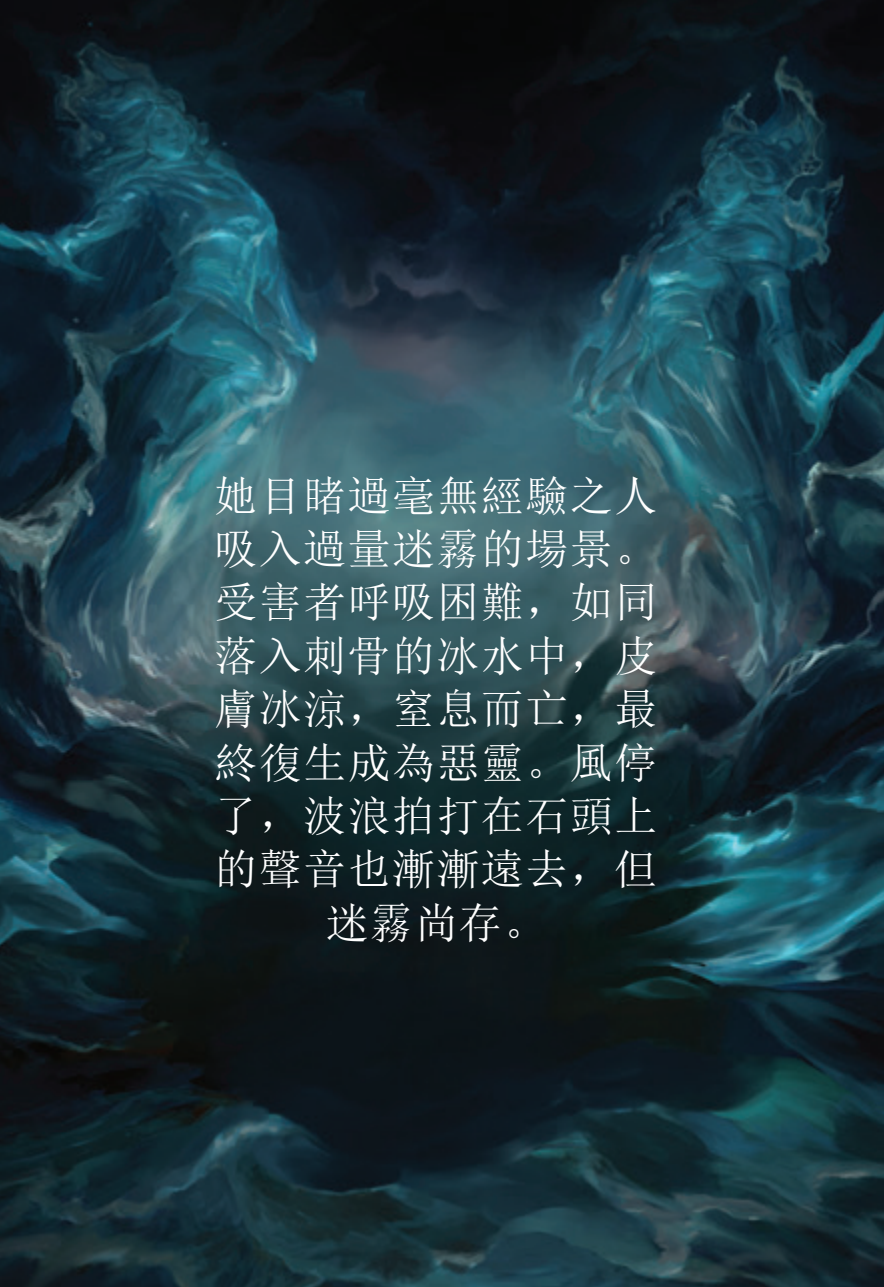
帕提克緊握著長矛前端，凱茲拍了拍他的肩膀，幫他調整握法。「你得預留足夠的空間，刺傷敵人時，別讓手指靠得太近。」

「帕提克，你應該走在隊伍前頭。」加特搖了搖頭，打斷道。「帝國公民瞭解自己擅長什麼。」

凱茲轉身面對他。「你不要只考慮到自己。我們當中哪怕只有其中一人陣亡，都會復生成為惡靈。這麼解釋你懂了嗎？」

加特只用竊笑回應。至少他閉嘴了。帕提克顯然感到羞愧，但凱茲發現他在行進途中調整握法，對著空氣練習刺擊。

這不算什麼，但他至少有在努力，畢竟她曾在布聲島



她目睹過毫無經驗之人
吸入過量迷霧的場景。
受害者呼吸困難，如同
落入刺骨的冰水中，皮膚
冰涼，窒息而亡，最終
復生成為惡靈。風停了，
波浪拍打在石頭上的聲音
也漸漸遠去，但
迷霧尚存。

起誓要保護眾人。於是她繼續前行，來回查看道路和她的劍刃，每過一會兒就透過倒影查看一行人是否被迷霧包圍。

梅溫的居所的居民將房子建在高處，遠離谷地，以避開水患。凱茲推斷出布聲島人可能會爬上山脊，在曾經的家尋找採石場。她領著囚犯們繞著大圈爬上山頭，迷霧重時蜿蜒前進遠離山谷之牆。遇到碎石時，她自己先謹慎踏上兩腳，確定安全後再叫其他人跟上。

她原本以為愈接近山頂，迷霧就會愈稀薄，但走了將近一個小時後，塞德魯克和希拉開始注意到凱茲沒聽見的聲音，他們快速地晃著腦袋，喃喃自語。這是個明確的跡象。

凱茲提高聲調，精確地對眾人發出指令，但絲毫不提後果。「我要開始說話了，直到抵達迷霧稀薄的地方才會停止。你們聽我講話就好，忽略所有其他聲音。」

沒有人反駁，於是凱茲帶領眾人爬著陡峭的山坡，滔滔不絕地談論布聲島、行走在平原上的冰層、她在贖罪之前食用的最後一碗美味的蘑菇魚湯，甚至也說到她不喜歡提起的話題，譬如想念故鄉的好友。

「以前，我和希爾坎在夏天常去平原上的冰層散步。她當初應該不想成為風暴使，但後來我們的家園破裂，飄走…」

她意識到自己必須做出改變。她沒有說出口，但帕提克還是點頭表示同意。

「我們祈求賢者傳授我們刀刃之舞。我們躺在冰面上，訴說內心深處所有純潔與黑暗的想法。到了第三天，我以為他們會說我們資質不足，打發我們走，但他們沒有這麼做。當時，他們對我們一視同仁。我練習了數月，他們才讓我們前往大漩渦。數年之後我們才第一次吸入迷霧。我們…」

她沒把話說完。她必須保持冷靜，專注。

「在那之前，你都在做什麼？」加特邊喘氣邊問道。

「苟且偷生，勉強度日。」沒什麼特別的。

「是嗎？我也一樣。」他說。

「我也是。」帕提克說。

凱茲沒有別的話題可說了，於是她開始吟誦淨化、平靜和傳承的經文。她一次大聲地唸出三句，不去思考具體的意

義。

「無法控制之力將毀滅靈魂。

活在他人眼中即是改變。

瑕不掩瑜。」

帕提克跟著她吟誦經文，其他幾人也加入了，但他們仍不安地四處張望。在半山腰上，迷霧籠罩著積雪岩石，形似指向上方的手指。

原本一切安好，但問題出現了。凱茲再次查看自己的倒影，但只看見一片濃厚的霧氣。她舉手示意眾人停下，

其他人驚恐萬分。凱茲曾在類似的地方受訓，當一開始每次訓練不過是幾分鐘。即時是經驗老道的風暴使也不會冒險踏入如此濃厚的迷霧。迷霧形成了一堵牆，自上而下壓迫眾人。

他們不能繼續走山脊這條路。

山谷底部若有可藏身之地，她或許還能帶領眾人抵達採石場。畢竟沒有下雨，風也十分平靜。如果天氣不發生變化，迷霧或許不會聚集在他們上方。

就是這樣——如果他們能儘快找到一條小溪，他們就有地方藏身，也有水源。否則，他們就得原路折返，繞一大圈，從另一邊登上山脊。凱茲看著帕提克蹣跚的步伐和加特四處張望的慌張神情，作出了決定。她大聲說道：

「我現在不再說話了，我們要快速前進。你們唯一需要聆聽的就是小溪或河流的聲音。我們要尋找流水，然後順流而上。」

加特不再誇誇其談，跑到隊伍前方，伸出頭，眯著眼看向迷霧。「我聽力不錯，讓我來帶路吧。」

她猜出加特是名獵人，看樣子信得過，於是她沒有反對。其他人東張西望地跟著加特，而凱茲盡力聆聽流水之聲，忽略耳邊的低語。

「無法控制之力將毀滅靈魂。」

那聲音繼續道：

「無法放下之力將毀滅世界。」

一行人疾行下山，肺部因短促呼吸而疼痛。山谷逐漸變

得平坦，路徑也開始蜿蜒。眾人緊隨加特身後，一言不發，確保無人迷失在迷霧中。

加特突然停下，凱茲險些將他撞倒在地。他的肩膀鬆繃，盯著凱茲看不見的東西。凱茲緊張地後退了幾步，在他轉身的同時將佩劍移到身前。

加特輕聲笑著，身前不遠處是一條已凍上一半，緩慢流動的青綠色小溪，水中沒有任何魚和植物。溪流流過數英尺高的尖石，凱茲看到溪流在遠處變寬，也許離山谷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這條路或許行得通。

她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周圍的同伴也鬆了口氣。即便他們靠近自己，她也難以辨認他們的面容。她數了數，加上自己一共六個人，所有囚犯都在。

「如果我們暴露自己的位置，亡者便會找上門。」凱茲解釋道。「我要利用這條小溪，召喚一個亡者。」

她繼續道：「有些亡者看上去跟身前並無區別，但他們已經不是人了，而是迷霧惡靈。如果你們不反抗，他們會奪走你的氣息和皮囊。」

帕提克面露驚恐，而凱茲反射性地將手指輕靠在唇上，示意對方不要出聲。加特一反常態地安靜，問凱茲她是否斬殺過惡靈。

「還沒。」她說。「但我見過他們死亡的模樣。」

「所以妳才只有一把劍是嗎？」加特問道，對自己講的笑話發笑。風暴使通常佩戴兩把劍，既是因為尊嚴，也是為了實用。

凱茲已經習慣要忽略他的挑釁。

她看著帕提克，說道：「聽好了，如果我們活著離開這裡，屆時賢者便再也無法控制我們。」

「你怎麼知道？」他的語氣十分猶豫，像是尚未下定決心。

「因為我保證過了。」她說道，語氣比預期的更激烈，但她不想浪費口舌重複自己的話。「出發前，我以布聲島的榮譽向你們保證，還記得嗎？」

他看著凱茲，沉默不語，於是她繼續說道：「我們可以

埋伏惡靈，然後消滅他們。」只要我們夠小心，每次只需對付一個。你們按照我的指示行動就對了。」

沒有人表示反對，於是凱茲按照自己對惡靈的瞭解，告訴眾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溪水要保持流動，我們才能接近惡靈。」凱茲說道，指向被冰堵塞的河流。「水流愈快愈好。」

布聲島沒有舊頂峰的高架洞穴網絡，也沒有暴風架的龐大海堤。但島民們知道如何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資源，雖然這對帝國佩蓋恩的傳承毫無益處。於是囚犯們在片刻內便找到了不少沉重的橢圓石頭，拍成一排，將石頭投入水中以打破冰層。

凱茲反握著劍，劍刃緊貼手臂，然後像作畫一般舞起劍來。空氣彷彿是她的調色盤和畫布。薄薄的，不自然的迷霧在周遭飄動。囚犯們排好陣型，望向凱茲。她繼續向眾人解釋道：

「惡靈被我們的氣息所吸引。深呼吸，但不要吸入迷霧。等我一聲令下，加特和帕提克，你們把肺部所有空氣都吐出來。其他人屏住呼吸，握好長矛，因為這一切都會迅速發生。」

囚犯們紛紛深呼吸，凱茲捲起袖子，用劍齒在腋下割過。那感覺很痛，但她得到了需要的東西。十來滴幾乎看不見的鮮血滴入了冰冷的溪流。她盯著水流，將染血的劍指向小溪，向梅溫的亡魂祈禱速度會夠快。

她的祈禱奏效了。風吹過凱茲劍指的位置，冰層裂開，溪流湧動，帶著她的鮮血流向梅溫的居所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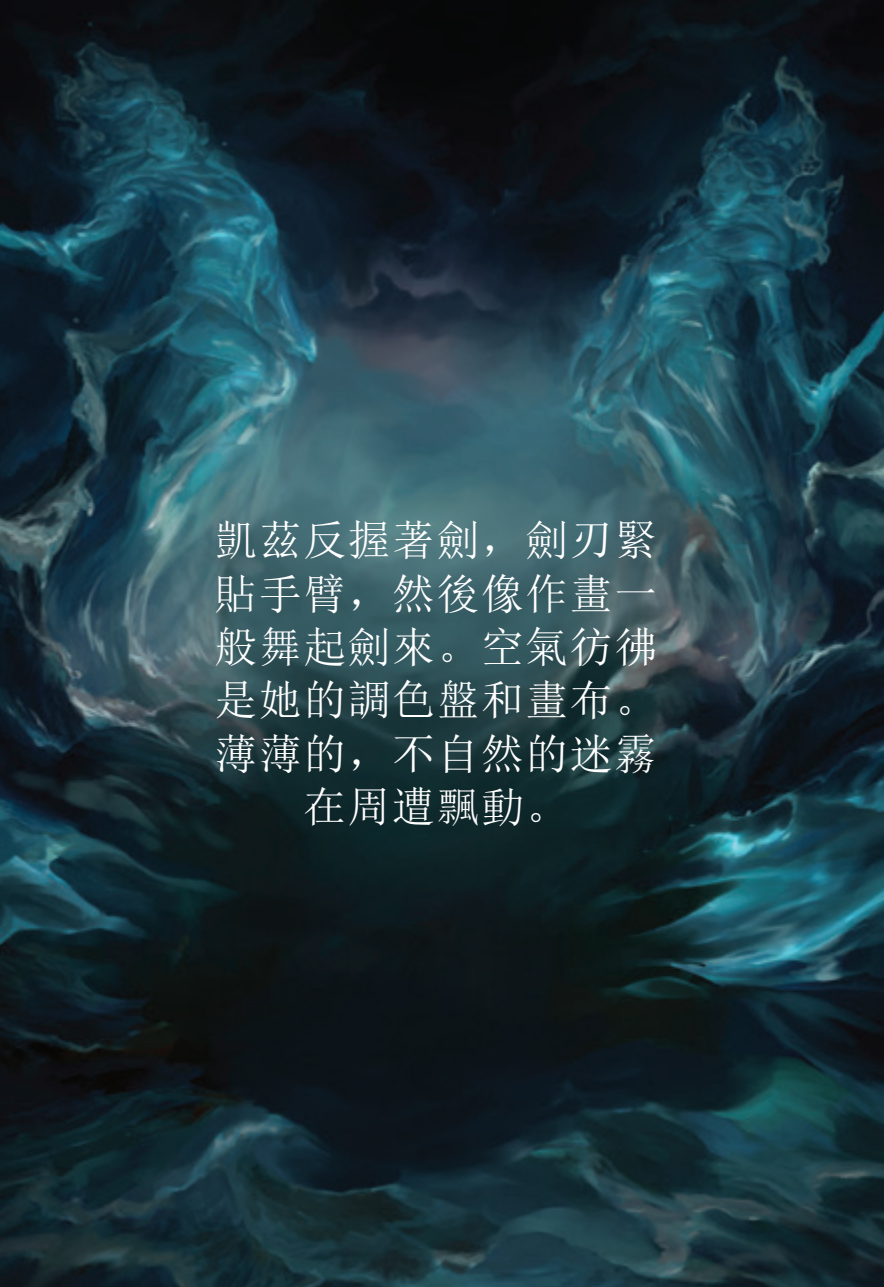
「就是現在。」

加特和帕提克呼出冰冷之息。剎那之間，一聲孤獨的哀鳴彷彿做出了回應，犬吠般的咆哮轉化為人類的尖叫，聲音比眾人預想中更近。凱茲的呼喚效果甚好。

迷霧像潮水一般包圍眾人，他們差點來不及拿起長矛。

凱茲扭動身體，試圖專注於眼前的一切，而不被往日回憶影響思緒。

士兵瀕死之際呼喚家人，而賢者基農則向他們大吼，命



凱茲反握著劍，劍刃緊貼手臂，然後像作畫一般舞起劍來。空氣彷彿是她的調色盤和畫布。薄薄的，不自然的迷霧在周遭飄動。

令手下繼續戰鬥。不知何故，凱茲能聽見每一個聲音，比震耳欲聾的海浪聲還清晰。那天的海浪很大，不像今日這樣平靜，那些人也不是她的戰友，至少不是「這些」戰友。

迷霧中的一切漂泊於時間長河。他們保留著內心深處的記憶，渴望更多，而凱茲已無法再繼續抑制。

因此她大力咬住臉頰內側，力度大到出血，緊緊握住佩劍並揮舞出去。她再次回到現實，迷霧在腳邊急竄，像是溼漉漉的眼罩一樣蒙在眼前。

凱茲轉了一圈，命令疾風帶走迷霧。風聽從命令，從她伸出的劍旁旋轉退回。她無法驅散所有迷霧，但或許可以暫時抑制住迷霧。

她在迷霧中尋找其他人，但只看見兩個模糊的身影——帕提克與正在吞噬他的陰影。

那迷霧惡靈生前是個女孩，年齡大約是凱茲的一半，不久前還活著。迷霧中的惡靈將其鬆散的辮子染成了苔蘚般的深綠色。它的皮膚慘白，眼窩深陷，指甲比手指還長。她的下巴因痛苦而僵硬地張大，雙眼像屍體一般空洞。它是一具傀儡，被迷霧所操縱。

凱茲明確告知了帕提克和其他人，在惡靈完全現形之前不要攻擊，但他的長矛掉在地上，而迷霧惡靈冰冷的手指緊緊掐在他的手腕和喉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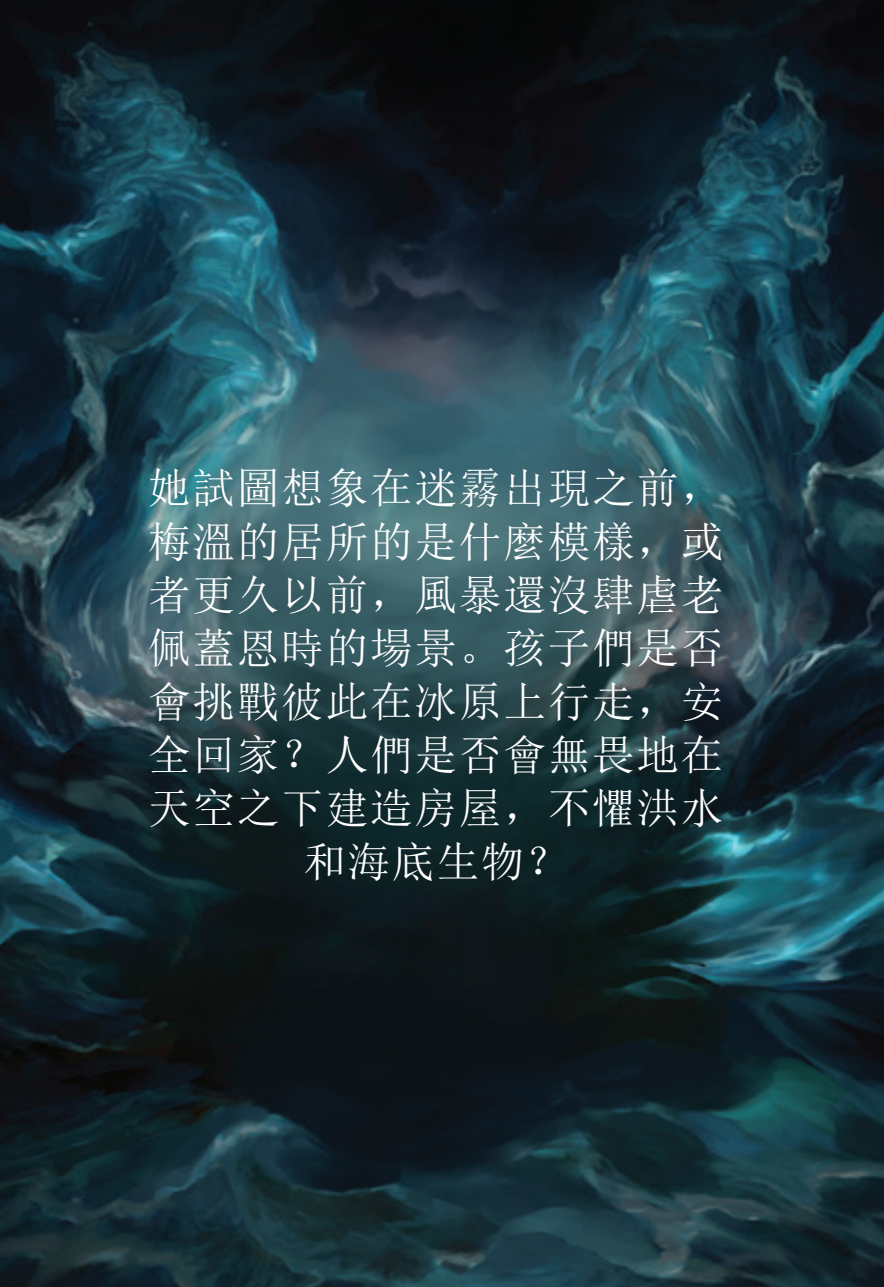
凱茲無法同時抑制迷霧並對惡靈發起攻擊，但只要惡靈抓著生靈，它就短暫具有肉體。至於可憐的帕提克，他的大聲尖叫傳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凱茲大聲呼喊其他人。

旋轉的迷霧中出現了兩根長矛，然後又一根，最後再出現了一根。塞德魯克刺向抓住帕提克手腕的那隻手。加特從下方扯裂的惡靈的腿，而惡靈望向他，面容一樣空洞而痛苦，隨後另外兩根長矛又刺穿它的身體。惡靈無聲的死去，白色的迷霧從其空洞的眼中流出。

凱茲轉身尋找其他惡靈，但什麼都沒發現。

她召喚一陣強風，清理了帕提克周圍的空氣。他左腕和喉嚨處被惡靈抓過的皮膚看上去就像是乾掉的眼屎，一層層



她試圖想象在迷霧出現之前，梅溫的居所的是什麼模樣，或者更久以前，風暴還沒肆虐老佩蓋恩時的場景。孩子們是否會挑戰彼此在冰原上行走，安全回家？人們是否會無畏地在天空之下建造房屋，不懼洪水和海底生物？

地脫落著。他望向凱茲，顫抖地濕咳了一聲，整個身體劇烈抖動，隨後倒在了地上。

他在地上穩定地呼吸著。他還活著。

凱茲繼續控制著疾風，迷霧在眾人周圍呼嘯而過，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圓形。陣風由她掌控。

「還有五個嗎？」帕提克喘息著問道。「我們該返回岸邊。」

「如果你死了，就只用再召喚四個惡靈了。」加特說道。

如果他們在海岸逗留過久，海獸就會出現，一定會出現。凱茲不想同時與惡靈和海獸交戰。她搖了搖頭。

況且，他們成功了。她成功了。帕提克爬向惡靈，後者的皮膚像墨水般流動。他從惡靈的腳上取下一隻磨損的青銅腳鐲，作為證據放入口袋。

凱茲在想那個惡靈女孩生前是什麼樣的人。她試圖想象在迷霧出現之前，梅溫的居所的是什麼模樣，或者更久以前，風暴還沒肆虐老佩蓋恩時的場景。孩子們是否會挑戰彼此在冰原上行走，安全回家？人們是否會無畏地在天空之下建造房屋，不懼洪水和海底生物？

如果她完成了訓練，如果她沒有浪費自己的前途，也許她就有辦法實現這一切。

凱茲睜開雙眼，不再掉入做白日夢的漩渦。凱茲放鬆片刻，迷霧便沿著地面靠近，流竄在囚犯們的腳邊。早些時候，山谷還是一片平靜的景象，但她剛剛召喚了大量疾風…

「我們得前往高地。」她的聲音比她預想的更加緊張。她對加特大喊：「你去幫他。我在後方掩護，抑制迷霧。」

「我們又要上山脊嗎？」帕提克問道。他搖搖晃晃的站不太穩。

迷霧隨即從上方飄落，現在還是細絲薄片狀，但很快——

「我不要背他！」加特向凱茲喊道，然後看向其他人。「你們誰想背就背吧！」

凱茲意志堅定。「我們不拋下任何人。而且，他還有力

氣拿起長矛。對吧，帕提克？」

帕提克搖晃著點了點頭。這就夠了。

加特叉著手，動也不動，繼續爭論，浪費時間。迷霧籠罩住二人，如同一張蓋住山谷的毛毯一般，他隨即在她視線中消失。

凱茲轉動劍刃，試圖拯救他們。她向山谷之牆的方向切出一條通道，但通道的寬度還不及她預期的一半。她感到迷霧包圍自己，從四面八方壓迫著她，如同泰山壓頂，卻靈活不已。

「快跑！上山脊！」她喊道。

她沒有機會觀望其他人是否成功逃脫。

迷霧席捲凱茲，將她淹沒在回憶中。



凱茲仍在對著失去的親朋好友大喊。噪音太大，他們聽不見她的聲音。

波濤洶湧，狂風怒吼，海獸震耳欲聾的咆哮打斷一切。兩年前，勢不可當的風暴導致海浪激烈衝擊布聲島，海獸隨著洪水登上小島。

布聲島的海堤遠不如保護佩蓋恩的宏偉建築，後者被塗成青白二色，由首都各地的藝術家和業餘愛好者共同裝點。布聲島的海堤和島民一樣由廢棄物拼湊而成。

但凱茲的命令很明確。風暴開始肆虐時，賢者基農從山頂居所下來，那裡的海拔夠高，躲過了洪水最猛烈的侵襲。他召集了布聲島的少數刀刃舞者和正在受訓的風暴使，告訴他們佩蓋恩不會派遣增援，他們是家園的最後防線了。

賢者將手下分為兩組人：兩位刀刃舞者和六位來自山頂住宅區的民兵志願者為一組。他們在遠離安全的山頂的位置，負責保護因為運氣不佳或選擇不當而靠近海岸的新來者。

其他民兵、剩下的八位刀刃舞者與凱茲則被分到另一組，派往海堤。

凱茲發誓說他們有足夠的人手保護海堤，這種人手分配毫不合理，但賢者的權威不容她反駁。海堤關乎布聲島的安危，對寒冷群島所有土地亦然。而布聲島則是帝國佩蓋恩傳承的一部分。佩蓋恩的過去與未來遠比但當下居住在此的居民的安危還重要。

於是凱茲投入戰鬥，攀下晃動的海堤，被四周的海浪拍打著。凱茲揮刀砍向海獸，直到衣服被牠們的鮮血浸染，她的指甲和劍齒因猛擊海獸的鱗片而斷裂。

她並非獨自戰鬥，否則她可能早已戰死沙場。凱茲數次倒下，摔在牆上，遍體鱗傷，但她所召喚的風每次都輕輕地將她扶起。她自小就認識的好友希爾坎踮著腳走過殘骸，右手持風之刃，左手持訓練刀。她曾說，自己得像真正的風暴使那樣雙手持刀才能保持平衡。

希爾坎最終坎倚在牆上死去，喉嚨中插著一根海獸的尾刺，下巴上掛著一條膽汁留下的痕跡。

薩維爾睜大雙眼，像閃電般在海獸之間跳躍，用優雅的水鞭割斷敵人四肢。突然，一隻身體像鯊魚，嘴巴像八目鰻的巨獸將她按在海堤底部的岩石上，將她撕成碎片。

凱茲緊閉雙眼，一邊哭泣一邊戰鬥，每分鐘都向一小時一樣漫長。她已經數不清自己跌倒再爬起多少次，故意讓敵人靠近，以用鋒利的風撕裂牠們的腹部。雖然海獸猛烈襲擊，海堤依舊屹立不倒。凱茲發著高燒，渾身滾燙，終於爬離了混亂的戰場。

大量仍在扭動的海獸屍體散落在嶙峋的防波堤上，被海鷗啄食。此刻，布聲島守住了。

在海堤頂部，基農與盧從看著她努力攀爬。賢者伸手拉她起來，毫不在意她身上的血跡。他看上去十分沮喪，卻毫不意外，彷彿這就是他期待的結局。就好像他在市場買魚付多了錢一樣。

凱茲一秒都不想浪費。還有時間，她在轟鳴的風暴中大喊。他們控制住了海堤，應該把其他人手都派往海岸。

「海岸已失守。」基農大聲回應。「你在此處待命。如果風暴轉向，海獸可能會再次出現並包圍我們。」

基農早已選好了咽喉點，將部隊派往了此處。他也考慮好了為了守住此位置，要做出何等犧牲。凱茲有好多親朋好友戰死沙場，但垂死帝國的土地尚存。

在他們下方，布聲島防衛者的頭髮和斗篷毫無生氣地飄在海上。

他們的犧牲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個代價過於慘烈。

「那你為何還派人駐守海岸？為什麼不直接命令居民前往高地，將戰士聚集在這裡？」

「敵人最寶貴的資源便是其專注。一位刀刃舞者便可分散海獸的注意力。」

他終於說出了實話，如此不加修飾。語氣彷彿是在對孩子說教。

「你利用了他們。」

「他們死得其所，為保衛我們最重要的資產爭取了時間。」

「你害得他們白白送死！」她伸手指向賢者，控訴著他。

「我們都是罪人。」基農說道。

凱茲再也無法遏制怒火。

她狠狠地擊中基農的下巴，將其打倒在地。賢者的扈從們將她制服，銬上手銬，而凱茲像動物一樣瘋狂地尖叫。這就是她贖罪的開始。

襲擊賢者的刑罰本應是流放或死刑。在佩蓋恩，有許多種有創意的方式將兩者合二為一。如果基農覺得她該殺，當天就會派人將她綁在筏子上，在肚子切開一道傷口，渾身掛滿內臟，沿著顛慄島附近的冰川漂流。海鳥整晚都會啄食她的五臟六腑，而日出時她便會進了海獸的肚子。

但他只將她關進了牢籠，後來甚至將她放了出來。冰冷如魚的基農認為凱茲的生命還有價值，可以為他效勞。

布聲島一片斷壁殘垣。天氣惡劣且易攻難守，腐朽至極。但凱茲為它流過血。

她若是不能回家，那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你利用了他們。」

「他們死得其所，為保衛
我們最重要的資產爭取了
時間。」

「你害得他們白白送死！」
她伸手指向賢者，控訴
著他。

「我們都是罪人。」基農
說道。

凱茲再也無法遏制怒火。



凱茲感覺自己的下巴也挨了一拳。

在迷霧中，過去和現在相互糾纏。她攀爬海堤時深陷記憶中，一轉眼已經登上了梅溫的居所的半山脊，跟隨著仍能聽見的尖叫，她熟悉的尖叫。她沉迷在回憶中，落在了其他島民身後。因此…

在這個海拔，迷霧仍未消散，但已變得稀薄。凱茲逃離了迷霧漩渦，終於回過神來。她的雙手被岩石擦傷，但劍還在身側。

凱茲乘風加速前進，快速翻過一塊塊岩石，不消幾分鐘便已接近山頂。囚犯名的尖叫大多都已平息，她害怕遇到他們的時候，對方已滿腹迷霧。她又在一場不幸的戰鬥中活了下來。

她登上山頂，站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迷霧在她腳邊旋轉，測試她，但不吞噬她。她無須像在山谷中那樣如此當心迷霧。

幾個身影漂浮過山頂，大部分身後都留下煙霧。加特被四名惡靈包圍了。他猛跌在地上，雙手無力地垂著。一名惡靈漂浮的殘骸在他身下，而其他幾個跨在他身上，試圖奪走他肺中溫暖的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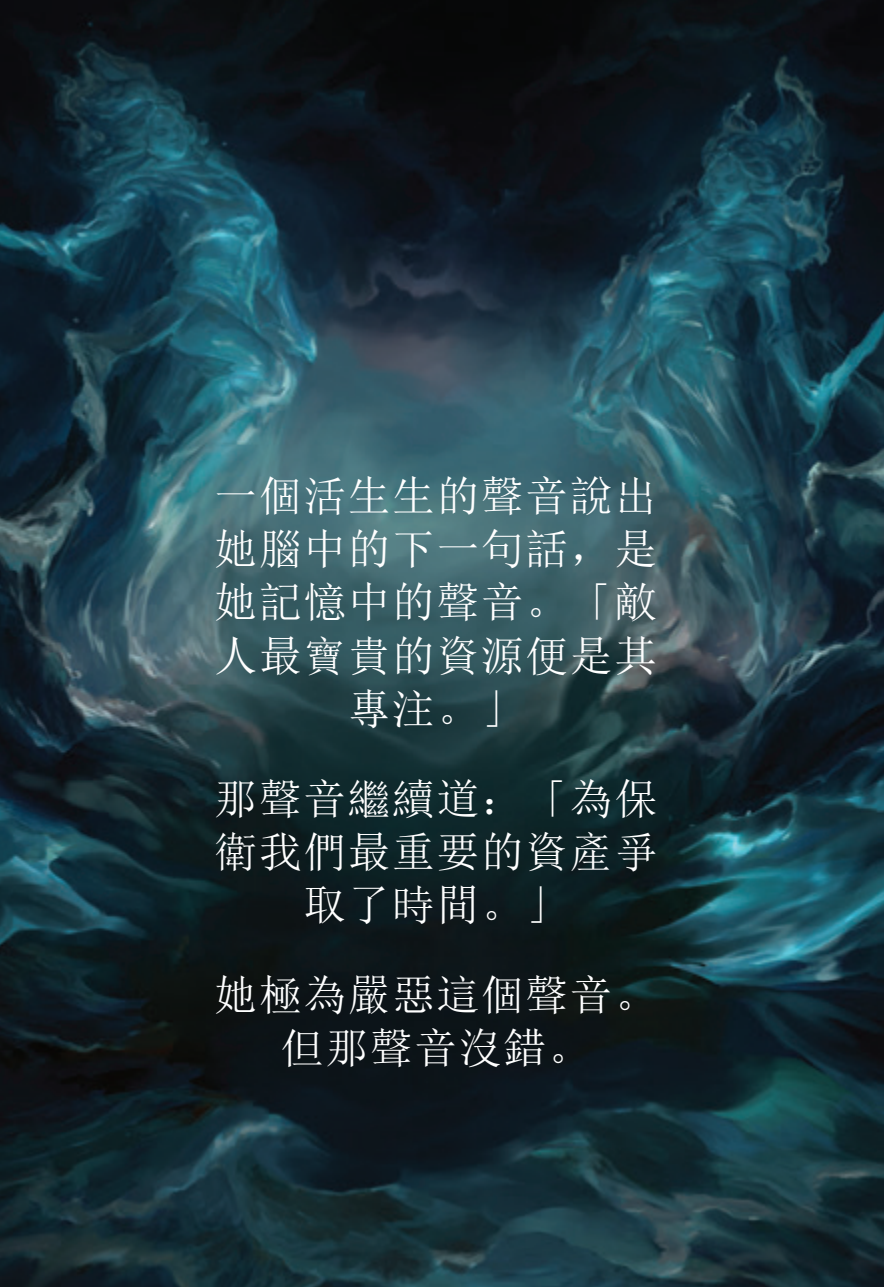
另外兩名惡靈圍著帕提克，它們霧氣般的指尖透過他先前的傷口刺入他的皮膚。他掙扎著想逃離它們，但卻找不到自己的長矛。

凱茲派出一股螺旋前進的疾風，吹散剩餘的迷霧，想看看惡靈是否會隨著迷霧退去，但它們目不轉睛地盯著獵物。

先前大家都沒有受傷，也才勉強擊敗了一名惡靈。而現在手無寸鐵的帕提克卻要一打二。

但她依然全力以赴。

凱茲向最近的迷霧惡靈深深吐出一口氣，那惡靈是一位身著破損長袍的高個農夫，它隨即放開加特，撲向凱茲。凱茲一圈圈地轉著佩劍，流動的空氣將惡靈困在她眼前。她以



一個活生生的聲音說出她腦中的下一句話，是她記憶中的聲音。「敵人最寶貴的資源便是其專注。」

那聲音繼續道：「為保衛我們最重要的資產爭取了時間。」

她極為嚴惡這個聲音。
但那聲音沒錯。

風馳電掣之勢快速砍向惡靈三劍，隨即看著惡靈的傷口冒出白煙。那惡靈脖子上掛著一個簡單的垂飾，凱茲在它蹣跚時一劍斬斷繩子，抓住垂飾。又拿到了一個斬殺惡靈的證據。

她透過劍將流動的空氣吹向正在吸收加特氣息的惡靈，向前一躍，以颶風之力狠狠砸向敵人。惡靈開始枯萎，被旋轉的迷霧帶走，但凱茲剛站穩腳步，餘下的惡靈使用鋒利的指甲割向她，切下大塊血肉。

凱茲向後跳開，不讓惡靈將她拖到地上。她皮膚上的傷口冰冷刺骨。

加特瞪大了雙眼，但一名喘息著的惡靈仍不願放過他，而另一名飛速離開帕提克的位置。那惡靈緊握雙手，向她撲來。凱茲發狂似地將其砍倒在地，目光聚集在一個目標上，絲毫沒有察覺身後還有惡靈悄然靠近，後者隨後猛地站起，抓傷了她的頭皮和頸部。

她痛苦地喘息，隨後因為惡靈的拉扯而掙扎著呼吸。凱茲跳開，她的肌肉已失去反應，是風在推動她。但風無法將她帶到遠處。她對風的控制正在失效。

凱茲瞥見戰友，隨即感到了羞愧與憤怒。這都是她的錯。她向大家作出了承諾，卻又害他們落得了如此境地。

凱茲用右手將劍揮出一條弧線，讓惡靈抓不到破綻。她瞄著包圍帕提克的惡靈，用左手擲出幾股氣流。如此微弱的攻擊無法對惡靈造成傷害，但可能會分散它的注意力。惡靈轉身時，凱茲使出一股疾風吹向帕提克，將他從惡靈手中解救，跌落在幾米之外。凱茲看見他開始搖搖晃晃地站起來，隨後她筋疲力盡地撤回山脊線，四處尋找加特。

她在樹林邊緣找到了他。他臉色蒼白，沒有笑容，看上去十分疲憊，但他擊殺了一名惡靈。他是個勇士。他或許——

睡眠惺忪的塞德魯克在凱茲面前站起，迷霧從他腫大的下巴留出。她用劍揮過他空洞的頭骨，毫無殺傷力，隨後順勢將劍脫手，在對方抓住自己的一瞬間使用氣流將劍翻轉回來。塞德魯克的頭顱從脖子上滑落，身體倒在了地上。

然而彭尼德和希拉四肢著地，瞪大眼睛在他身後爬來。

海獸禍害人間，但牠們並非無窮無盡。而迷霧惡靈每奪走一條生命，其數量都會增加。

凱茲向後退去，靴子刮著山脊上的礫石。

還有誰需要她保護？誰生還的機率最大？

加特有戰鬥能力，但已身受重傷。帕提克被惡靈包圍，他一息尚存，但怕是再也無力斬殺惡靈。其餘囚犯或馬革裹屍，或已復生為惡靈。凱茲狼狽不堪地撐著，隨著生命流逝，她的呼風之力也愈發衰弱。他們在山頂上斬殺了五名惡靈，但還有更多敵人。凱茲知道他們毫無勝算，

同時也絕不能讓「它們」取勝。

一個活生生的聲音說出她腦中的下一句話，是她記憶中的聲音。「敵人最寶貴的資源便是其專注。」

那聲音繼續道：「為保衛我們最重要的資產爭取了時間。」

她極為嚴惡這個聲音。但那聲音沒錯。

凱茲用盡她所剩的所有力量和信仰。她雙手緊握劍柄，向還活著的島民們施出十幾股旋風。

加特努力抵抗兩名惡靈，他胸前一個病態的紅點正在擴散。風輕托著他，但因力道不足，無法將他舉起。

但風力足夠將他肺中的空氣擊出。

他吸氣時，陣亡的彭尼德和希拉將視線從凱茲身上轉移，只剩骨骸的鼻子指向天空，發現了弱小的獵物。已復生為惡靈的島民們前去大快朵頤時，凱茲在原地瑟瑟發抖。

它們的雙手掐著加特的脖子，將他的最後一絲氣息吸走。惡靈的飢餓被激起，將他拖了下去，迷霧湧入他張開的嘴巴。

帕提克瘋狂地喘息著，驚恐地呼吸著得不到的空氣。他瞪大雙眼四處搜尋凱茲的身影，終於在山脊線上發現了她。

他已經倒在地上，但她在惡靈的嘶嘶聲中聽見了他的聲音。

「你…你不能這麼做。救救我。求你了。」

凱茲此時巴不得移開視線。

「你向我們保證了。」帕提克用濕濡聲音說出最後幾個

字：「保證。」

她擦了擦雙眼。她得將注意力集中在戰場上。

加特快要窒息了，他的皮膚已成了青色，抽搐著揮舞著手臂，向著惡靈和死神發出沙啞的聲音。凱茲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除了那些她知道是對自己說的，那些話清晰得就像是腦海中的低語。

「沒比賢者好到哪去。」

帕提克和加特只剩幾分鐘的生命。同時，梅溫的居所的惡靈在他們身邊圍成了一個漂浮的圈。對於刀刃舞者來說是個容易的目標，即使手持破劍也是如此。惡靈們滿意地弓著，只在乎進食的機會。

凱茲屏住呼吸，靜止不動，感到了一股比傷口更痛的灼燒感，等待敵人轉移注意力，等待出手的機會。

她手中的劍冰冷刺骨，身軀被迷霧籠罩。



基農在風中緊緊裹著衣服，不顧羊毛令他無比瘙癢。他大部分的扈從都留在駁船上，雖然無人願意承認，但似乎都因從梅溫的居所山谷處逐漸傳出的低語而感到恐懼。要是再過一個小時，他們一定會以擔心他的安危作為藉口，疾呼要求離開。

賢者是不確定因素的終結者。他派遣來自布聲島的贖罪者去斬殺惡靈，若是沒有確切結果，他絕對不會離去。因此，他在兩位守衛的護送下前往山谷邊緣，聽見靴子踩上石頭嘎吱作響的聲音。

凱茲一瘸一拐地走山谷中走出，一動也不動的站在他前方。守衛們舉起長矛，隨時準備開始戰鬥。她看著他們，亂糟糟的頭髮滿是鮮血和雨水，面容怪異得平靜，彷彿被冰凍了一般。儘管她的皮衣破裂，但她沒有顫抖，抿著不動的嘴唇。她沉默不語。

凱茲懷裡夾著一個包裹。基農示意守衛們待命。

他向前一步，評估情況。她每走一步，礫石都會嵌在靴

底。她眼白上沒有迷霧的痕跡。

賢者基農示意一切安全，守衛們放下武器，轉向岸邊。凱茲走在他們前面，一言不發，接近駁船時步伐穩健。

她熱血沸騰且狂妄自大，這點毋庸置疑，即時在經歷過贖罪也是如此。但這種精神可以被調和，甚至利用。她也才華橫溢且老奸巨猾，是善於在困境中生存的人。

多年來，偉大的破阻者和佩蓋恩的看守者警告賢者們說，黑暗之力正在崛起，即將降臨群島。那股力量比洪水和迷霧危險許多，可能會徹底毀滅他們的家園。破阻者不是先知，他們變動的眼睛只能回溯歷史。他們不能說，抑或不知道，黑暗將以何種形式顯現，只知那將是他們的祖國所遭受的最大的厄運。

如果凱茲是個夠出色的風暴使，她就可以出力尋找它，抵抗它，也許有一天還能目睹黑暗消散，風暴停止，帝國重生。基農深謀遠慮，將她帶到了首都。

「你完成贖罪了嗎？」她離駁船還有幾米遠時，他問道。「其他人呢？」

凱茲打開隨身攜帶的包裹，將裡面的東西倒在駁船甲板上：腳鐐和鏈條、垂飾和頸甲。遠遠不止六件物品。

「我們都是罪人。」她說道。

凱茲上船時，無人阻攔她。

